

中华文化读本

姜义华

主编

李向平

朱子彦

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读本

姜义华 主编 李向平 朱子彦 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化读本/姜义华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283-2

I. 中... II. 姜...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436 号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中华文化读本

姜义华 主编

李向平 朱子彦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583,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5283-2/K·1060

定价 45.00 元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总论

一、“中华”词源解析	1
1. “中”与“中国”稽论	1
2. “华”与“中华”释义	4
二、文化界说	5
三、文化的结构与属性	6
四、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	8
1. 中国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然 基础	10
2. 中国地理环境对中华一统趋势具有重要影响	11
3. 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构成	12
4. 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封闭性	13
五、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4
1. 经济形态基本特征——农业文明	14
2. 政治形态基本特征——王权主义	17
3. 社会形态基本特征——宗法制度	19
4. 文化思想形态基本特征——儒道思想	20
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2
1. 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精神	23
2. 重民思想——以人为本的精神	24
3.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为美的精神	26
4. 经世致用——实践理性的精神	27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程

一、多元并举,辉煌起步	33
-------------------	----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1. 前文明时期的古老人种	33
2. 传说时代的族群	35
3. 夏商周族群关系	38
二、四海一统,九州攸同	39
1. 文化根本的确立	39
2. 汉族族称的确定	41
3. 汉匈和亲	43
4. 文物交通,泽惠天下	46
三、北方民族,文化重塑	48
1. 一般大势	48
2. 族群新貌	49
3. 文化动力	49
四、天可汗,四海一家	53
1. 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	53
2. 唐蕃和亲	55
3. 黠戛斯回归	56
4. 唐诏盟誓	57
5. 高句丽人的内迁	57
6. 有容乃大	58
五、兄弟盟誓,分治天下	60
1. 一般大势	60
2. 亲情盟誓	62
3. 友好往来	63
4. 共享传统	65
六、漠北雄风,席卷欧亚	67
1. 雄起漠北	67
2. 天下一统	68
3. 回族的形成	69
4. 冲突中的融会	71
5. 吐蕃的选择	72
6. 因俗而治	73
七、中华之人,文化身份	74
1. 一般大势	74
2. 中华诉求	74
3. 五族共和	76
4. 归向传统	78

天人合一——中华元价值的构成

81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81

1. 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 81

2. 天人合一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88

二、和合会通的精神境界 92

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不朽观 95

四、中庸之道 97

五、义利、理欲之辨 101

1.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众说纷纭并行发展 102

2. 两汉时期的义利之辨——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主导
地位的确立 104

3. 宋明时期是义利之辨的第二个高潮 105

人文化成——中华文化的载体

107

一、表情达意的语言 107

1. 汉语构成 108

2. 汉语神韵 110

3. 汉语寓意 112

二、义蕴深厚的文字 114

1. 汉字源起 114

2. 汉字“六书” 116

3. 字体流变 117

4. 汉字义蕴 121

三、绚丽多姿的书籍 123

1. 书籍沿革 123

2. “四部”典籍 126

3. 经部典籍 126

4. 史部典籍 128

5. 子部典籍 130

6. 集部典籍 131

7. 类书与丛书 134

四、薪火相传的教育 136

1. 官学演变 136

2. 私学发展 139

3. 书院起落 141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4. 科举兴废	144
五、重教尊师,教学相长	147
1. 重教尊师	147
2. 教学相长	150
六、“尊德性”与“道问学”	153

格物成器

158

一、敬天授时	158
1. 天象观察	159
2. 天文仪器	162
3. 历法	166
二、《九章算术》	168
1. 算筹	169
2. 算盘	170
3. 勾股定理及其证明	171
4. 割圆术与圆周率	172
5. 孙子定理与大衍求一术	173
6. 垛积术与级数求和	174
7. 河图洛书与幻方	175
三、《齐民要术》	176
1. 赵过与犁耕	177
2.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178
3. 陈敷《农书》	180
4. 黄道婆与棉纺	181
5.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	182
6. 桑基鱼塘	184
四、岐黄之术	184
1. 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	185
2.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187
3. 针灸与外科	188
4. 《洗冤录》与法医学	189
5.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90
6. 种痘与免疫法	192
五、四大发明	193
1. 指南针	193
2. 造纸术	194

3. 印刷术	196
4. 火药	199

礼仪之邦

201

一、周孔制礼	201
1. 礼仪的起源	201
2. 周公制礼作乐	203
3. 孔子修礼	211

二、礼治教化	218
1. 儒家崇礼	218
2. 礼“治”社会	220
3. 寓教于礼	222
4. 礼主刑辅	223
5. 伦常之礼	223
6. “礼治”之理	225

三、祭祀问吉	225
1. 祭祀天地	226
2. 祭祀鬼神(魂)	229
3. 祭祀祖先	230
4. 祭者,教之本	232
5. 祭政合一	234

四、婚嫁同喜	235
1. “礼之本也”	236
2. 历史沿革	238
3. 婚聘之礼	238
4. 婚典仪程	241
5. 婚后礼仪	241

五、交际尚宾	242
1. 交际礼仪的特点	242
2. 礼节形式	244
3. 社交形式	248

六、丧葬慎终	252
1. 丧葬制度	252
2. 丧葬观念	257
3. 丧葬礼仪	260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东方神韵 263

- 一、气韵生动 263
- 二、传神写照 270
- 三、境生象外 278
- 四、意象浑成 287
- 五、山水清音 294
- 六、歌舞曼妙 301

四海一家 310

- 一、大漠圣影——张骞通西域 311
- 二、梵音化为唐声——玄奘取经 319
- 三、永恒的使者——鉴真东渡 328
- 四、海风好个大——郑和下西洋 337
- 五、西学东渐——利玛窦来华 346
- 六、跨出帝国门槛——严复译书 355

诸教会通 363

- 一、概述 363
 - 1. 三教概说 363
 - 2. 会通内涵 365
 - 3. 文化背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 366
- 二、分化中的成长 368
 - 1. “内圣”与“外王”——儒家的社会文化特征 368
 - 2. “离世间”而“入世间”——佛教的社会文化特征 371
 - 3. “仙道贵生”——道教的社会文化特征 374
- 三、会通态势 377
 - 1. “三训殊路，而习善同辙”——三教合流的伦理基础 377
 - 2. 会三归一的呼声——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础 380
 - 3. 多元激荡中的交融——三教合流的历史基础 381
- 四、诸教合流 384
 - 1. “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儒释道三教“一体两翼”格局的形成 384
 - 2. 三教鼎立捍王权 388

五、古道西风 394

1. 僧袍儒褂的传教士 394
2. 王学风行与耶教之兴 398
3. 破邪破佛的唇枪舌剑 401

六、风雷激荡 404

1. 颐指气使的“洋教” 404
2. 互相敌视的文化精英 409
3. 对话的可能性 411
4. 20 世纪非基督教运动 414
5. 走向本色化 416

文化遗产

418

一、民族精神象征——长城 418

1. 长城之史 419
2. 长城之美 424

二、帝王之尊——故宫 425

1. 设计思想 425
2. 锦上添花 428
3. 故宫之美 430

三、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432

1. 秦始皇陵 433
2. 兵马俑坑 434
3. 雕塑艺术 436
4. 科学内涵 438

四、皇家祭坛——天坛 439

1. 概述 440
2. 文化内涵 441
3. 审美意境 443

五、东方艺术宝库——三大石窟 444

1. 石窟文化的勃兴 445
2. 敦煌莫高窟 446
3. 云冈石窟 448
4. 龙门石窟 450
5. 三大石窟的近代劫难 451

六、雪域明珠——布达拉宫 453

1. 红宫白宫 453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CONTENTS

目 录

中 华 文 化 读 本



2. 藏族风情	455
七、林泉之致——中国园林	457
1. 皇家园林	457
2. 苏州园林	463
八、古城风韵——丽江、平遥	467
1. 云南丽江	467
2. 山西平遥	470
九、真武道场——武当山古建筑群	473
1. 道教建筑特色	474
2. 武当山宫观	475
3. 独特风格	476

附录：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典籍	478
----------------------------	------------

参考文献	489
-------------------	------------

后 记	490
------------------	------------

总 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气象氤氲,绵延悠久。中华文化是在中华的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价值取向、心理素质、宗教观念、文字选择以及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孕育涵养、成长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之源。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几经兴衰变化的严峻考验,表现了极其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使中华民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始终坚强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保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精神熠熠生辉。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感情、意志、能力的结晶。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引导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前进,是中国人极为宝贵的精神纽带和思想资源。中华文化在今天更应当得到发扬光大,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经由传承与创新,对未来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必将产生无可估量的深刻影响。

一、“中华”词源解析

“中华”一词源远流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称谓,而且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内涵意义。据研究,“中华”一词最初是从“中国”与“华夏”两词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

► 1. “中”与“中国”稽论

“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作 意指在部落社会人们擅长弓箭打猎,又往往以习射或比箭法定水平高低,故这一象形字表示在旗帜上的节旄间挂上一供射击的圆物,射中者称“中”(音重,去声)。而“中国”称谓一词始见于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曰:“……惟武王既克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而文献中最早见于《尚书·梓材》，记载周成王所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谓皇天将“中国”的人民与土地交给周武王治理。这两段史料可相互印证，即周初时的中国指原商人统治的中心区域——黄河中下游一带。因此，先秦“中国”一词，初始只是一个地域性和文化性概念，并不具有统一的国家实体涵义。

综观先秦时期历史文献资料中所出现的“中国”含义，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指天子所居京师，相应地将西周版图以外称为四方、四国。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郑玄《笺》：“中国，京师也。”在这里，“国”与“邑”、“都”是同义词，均是“城”的意思。正如《汉书·地理志》谓“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其二，指“天下之中”的地域。此义源于殷人自称其地域为“中土”，而殷都又地处中央，故又称“中商”。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中就有甲骨文的占卜词：“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中土”是相对东南西北“土”的制度与地理划分。如《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国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世又将“中国”、“中土”称为“中原”。

其三，指诸夏所居的城与地区。《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中国”皆指诸夏各诸侯国。《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龙山时代（距今约4 000—5 000年）晚期各地已开始由氏族到国家的转变，社会首领、国君都筑城而居，成为一方之中心。由于住在黄河一带的夏人所处地望居中，故“中国”指夏人所居之城，而最早的中国人也就是夏人。已知先秦文献中，以“中国”统称诸夏列邦者，近一百五十次，突出列邦同一族群、同一文化体系，不仅血缘一致，而且语言文字、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乃至社会、政治结构也都相近或相同。

其四，“中国”的“中”字还体现了先秦深厚的伦理与政治思想观念，是中国“尚中”文化模式的滥觞。在甲骨文中，“方”是一个原始的政治地域概念，常用来表示蛮夷戎狄政体，所以中央、中国相对四“方”而言，已有一种地理文化上“统摄四方”、“华夷之辨”、泱泱大国的自傲优越感。在周人居于岐山时，只能称“西伯”，待武王克商，才宣称占有天下之中。如《尚书·周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故《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于下之中，礼也。”《孟子·尽心上》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这里均表明商周时代已形成“中央”意识，即居中而治，一统天下。同时，“中央”意识还同三代的天命观念相联系。如殷人自号天邑商，《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维依天室，其有宪命……”其中天邑、天室，均谓天所依止，天命所集。故居中央是与受天命相提并论的，甚至还演绎为一个与宇宙结构和神界沟通的祭祀结构，如五方神之中央为黄帝



等等。此外,先秦“中央”观念还可以在“九州”(豫州为中州)、《易》的“九宫图”、五岳、四灵二十八宿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思想中找到其文化源流。《列子》中说:“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鞮发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战国策·赵策三》记述赵国公子成一段评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些观念都表明,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一词已有相当明确的文化含义和地域含义。

秦汉统一后,“中国”一词经常被用于代表大一统国家,具有了相当稳定的政治含义。地域上,族类上,文化上,范围也逐渐扩大,原先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先后陆续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一词的文化意义,这时更为突出,并较前进一步提升。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扬雄《法言·问道》谓:“或曰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公羊传·僖公元年》何晏解诂:“王者封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贡赋者均,在德不在险。”《汉书·律历志上》指出:“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蕃息。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也。五则揆物,有轻重圆方平直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之体,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顺其方而应其行。”这里“于时为四季”后的主要意思是从节令上言,中位四季之间,能和四时之气;从五行上说,中属土能繁殖生灵万物;从五常上说,中属信,能真诚无伪、正直无私。故人以此为准绳,方能揆平取正,方圆物类。上述“以中为尊”和“中央”崇拜的正统理论,不仅反映了时空观中王者必居中建均政平治的理想,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伦理道德的深刻内涵,而且由方位时空概念演绎抽象为哲学思想概念,并展示了一种文化上的思维方式以及一种礼制的统治秩序和世界文化中心的观念。

《礼记·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章句》云:“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唐代韩愈《原道》一文云:“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坚持文化为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其核心就是礼义,“中国”就是这种礼义文化的代名词。宋人石介《中国论》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或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陆九渊《象山全集》中谓:“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故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谕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这说明,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名,但是自西周以后的各朝代,无论哪一个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皆以“中国”自居;只有“入主中原”、继承华夏文化方为“正统”王朝。这实际就是以“中国”为政治与礼仪文化上的正统、正宗。十六国



北朝时期在中原立国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均推行汉化政策,以中国正统自居,反斥东晋南朝汉族政权为“南伪”。《魏书·礼志》载北魏孝文帝中书监高闾论正统曰:“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元史·许衡传》载:元朝统治者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遂改蒙古旧俗而从“亡国之俗”,继承中原文化。明初明成祖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不服则耀武以慑之”,其意图也基于“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观念。晚明以后,西方来华传教士称明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又简称为“中国”。南怀仁、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便利传教,迎合明清官民固有的中国乃世界中央帝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将中国绘制于世界舆图的中央位置。1689年清朝康熙皇帝委派钦差大臣索额图同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索额图的全銜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大臣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大臣”,这乃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专称正式用于外交事务的开端。这时,“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和主权国家的政治名词,已涵盖清王朝统治的整个区域,包含汉、满、蒙、回、藏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于此可见,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这一概念已从一种礼制文化的秩序和范畴,演变成为一种确定的政治范畴、地理范畴乃至种族范畴,一种“以夏变夷”的价值观标准,成为中华民族的徽帜和象征。

►2. “华”与“中华”释义

据学者研究,“华夏”的“华”字与“花”通,本义是文采、精粹、光辉,最初用于部族名称。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中曾说:“‘华’为图腾名称,意即‘花族’;‘夏’为自称之语,意即‘人’。”《尚书正义》注释“华夏”云:“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尔雅·释诂》:“夏,大也。”又《春秋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因此,有学者认为,华夏就是居于中原,以农业为主,因而以谷子和黍子开的小花为图腾,冕服上有华章的部族。而西周时期,由于文化认同和分封诸侯,又称诸侯国及其所辖族人为“诸华”或“诸夏”,合称则为“华夏”;诸侯国以外的“四土”、“四方”所居之族,则统称为“四夷”。故从“中华”这一复合词来看,不仅含有文化发达之意,而且与“中国”蕴涵有着同样的政治伦理化的文化意义以及“华尊夷卑”的价值取向。如《唐律名律疏议释义》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同时,正因为这种对于“中国”文化(教化)的重视以及对于族源血缘的相对轻视的传统观念,促使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不断。即便数千年来许多次改朝换代,也仅是皇族姓氏的更替,而不是文化的灭亡与传统的中绝。

总之,中华既是一种地域概念,又是民族与文化类型的名称。几千年来,中华作为一个蕴涵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自然地理环境多重含义的统一体,它的

形成、存在和延续,不仅是多元一体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多样而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表征,是炎黄子孙精神世界永恒的光辉、伟大的称谓与高尚情怀。

二、文化界说

文化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为之所下定义约有四百多种。这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化的恢宏璀璨、绚丽多彩和历久而弥新的特性。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 1876—1960)和克拉柯亨(Clyde Kluchohn, 1905—1960)撰著的《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认为:“文化是包含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1974年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一般性”文化概念应是“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而“多元的相对的”文化定义应是“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并包涵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着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1973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广义的文化概念应“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以上三种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可称是国际学术界比较具有权威的定义。

在中国语言系统中,“文化”一词源于“文”、“化”二字的复合使用。商代甲骨文中,“文”字像身上有花纹的人形,似文身之人;“化”字像一正一倒的人形,喻变化之义。《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注释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由此可见,这里的“人文”与“化成”体现的是“以文教化”的思想观念。而“文”与“化”联缀为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作《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加焉。”这其中的“文化”一词意思也是以文德教化天下。因此,中国传统语言系统中的“文化”涵义,同现代词汇中的文化(culture)概念有所不同。而现今使用的翻译词汇“文化”,其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





(英、法、德文皆同),词意具有多种含义,如耕种、居住、练习、注意、敬神等。此后英文 culture 又由此引申出教育、知识、修养、礼貌、情操、风尚、人类能力的发展以及科学和美术的修养等意义,并逐渐演绎成现代词汇中的专门术语。

“文化”一词与“文明”的概念相近,以至于二者往往相互通用。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中即把文明界定为“文化实体”(cultural entity),并强调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而中国《辞海》中载:“文明,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见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其涵义宋人蔡沈《书经》释作帝舜具有“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诚信而笃实”四种“幽潜之德”。而据孔颖达疏曰:“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又《周易·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曰:“止物不以威物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而孔颖达疏云:“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可以看出,古代汉语中的“文明”与“文化”都具有道德伦理的文化意义。现代汉语中“文明”是作为西文 civilization 的翻译词汇,而 civilization 源于拉丁文 civilis(城市)和 civis(公民),意思含有比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方式优越之义,其定义也有许多种。18 世纪欧洲才将这个术语用于正式文献中,至 20 世纪中期方广泛运用于人文科学各领域,一般指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历史,并与原始社会——野蛮社会相对立。正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名著《历史研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二十六个文明形态,随着历史演进过程,有的衰落,有的中断,有的被征服,有的消亡了,至今尚存七大或八大文明,其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而从未中断过。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应是:出现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活动中心;已发明文字、并能利用文字作记载;已能冶炼金属等。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文明”概念比较流行的认识,是将其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即指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一切成果的总和。

三、文化的结构与属性

文化研究,不仅要考量广义文化的宽阔背景,而且也要研究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联系。把握文化涵有的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结构,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关于文化的结构,目前学术界通常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精神文化层面。